

·科技界声音·



图片来源:中国新闻网

我认真阅读了网民的意见和建议,非常受教育,非常受启发,也非常受鼓舞。要解决位于网民“期盼”之首的“提高教师素质”的问题,首先要严格把好教师队伍的“入口”关,而对于已经在岗的教师则要做好培训提高,对于实在不能胜任岗位的教师要合理安排。同时,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”应作为加大投入的重点之一。

教育部门应该多作一些解疑释惑工作。教育管理者“耐心听”,然后把工作做到家,就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。

——**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**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09-11-06]

近年来博士生呈扩招态势,博士生数量增长很快,全国高校普遍未设立对博士生求学年限的限制,即使有,也很难认真执行。我们感到,应从培养数量的增加转向质量的控制。通过重新检讨现行的质量保障方面的措施,2009年夏天,南开大学又有33名博士生,因学习超期未达到毕业要求而没有戴上博士帽。自2006年首次对多名超期未毕业的博士生按结业处理后,南开大学淘汰的博士生累计达168名。

4年的政策实施,使得所有的学生都有了一个意识:如果不能按时毕业、如果论文质量无法保障,即使考进来,也仅仅是博士生、博士候选人而已,不一定能拿到学位,拿到学位的那一天,才能真正称之为博士。

——**南开大学副校长 佟家栋**
《人民日报》[2009-11-13]

农科大学生学费应该全免。现在师范生几乎都已取消学费,为何同样要服务农村、基层的农科学生仍需缴费上大学?全国大概有30多万在校农科学生,这30多万人全都免交学费,一年也就10个亿。

10个亿对泱泱大国来说不算什么,但能鼓励有志青年安心学农,从事农业技术、农业管理,为“三农”问题做出贡献。

——**华南农业大学校长 陈晓阳**
《新快报》[2009-11-06]

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,我们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毕业生留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的比例不超过10%。这样做不仅履行向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责任,也避免“近亲繁殖”,更有利于人才成长发展,因为只有在丰富的实践中才能锤炼出杰出人才。

——**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白春礼**
《人民日报》[2009-11-14]

目前在中国,很多实验室并不是专门筹建的实验室,而是将原来的一些老房子改成了实验室,但是这些房子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实验室的安全要求,在防火防爆方面欠考虑。就拿防火隔离来说,很多的实验楼整整一层才安装了一个隔离门,有的甚至连隔离门都没有。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,他们实验室的建筑及安装设计就比较严谨,一般都设置有完善的防火防爆隔离系统,这样一个实验室就是出了问题,也不会波及其他地方。此外,很多实验室还安装有比较完善的监控及警报系统,实验室一旦出现安全问题,相关管理人员就可以迅速做出反应。

——**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教授 郑明辉**
《北京科技报》[2009-11-14]

我们这里一家著名的煤炭研究所,原来孢粉学的科研水平在全国煤炭系统都是数一数二的。但那些年因为不适应“市场”了,不仅研究队伍被打散,连积累了几十年的珍贵的孢粉化石标本都当垃圾物处理干净了!处理时为图省事,竟直接从三楼往下抛撒!最近,为研究需要,笔者须制备一批褐煤的粉煤光片,但寻遍全国,并先后委托国内数家专业磨片室磨制,竟没有一家能磨出符合要求的褐煤粉煤光片!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。20年前一个很普通的技术活儿,如今也几乎成了快要失传的绝技。

现在,我们不是忙着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吗?那么,非物质的科学技术遗产要不要抢救?像植物形态分类学、煤岩学、孢粉学、磨片技术等所谓不适应“市场经

济”,但长远看却未必没有大用的学科、工种,难道不可以看成非物质的科学技术遗产吗?

——**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杨健业**
《科学时报》[2009-11-12]



图片来源:中国科大新闻网

钱学森的导师冯·卡门教授不仅知识渊博,还善于交际,家里经常高朋满座,既有政府官员,也有好莱坞明星。钱老当时帮着招待客人,其社会活动能力、组织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的锻炼。钱老虽然很有学问,但不是书呆子。他回国后能够把那么庞大一个庞杂的队伍组织起来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——**国防科工委高级工程师 涂元季**
《人民日报》[2009-11-14]

我还记得25年前我作为助理教授时所写的第一份资助申请书,密密麻麻地写满了45页。后来,当我开始做评审人,吃力地读完一份份厚厚的申请书的时候,我才深深地认识到我当初给评审人造成的痛苦。我发现,相比于洋洋大论,简明扼要的申请书更能打动我。这是拉资助的第一个教训。信不信由你,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NIH)最终还是资助了我的研究。

如果是当前的资助环境,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开始自己的科研生涯。我认识的大多数科学家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撰写申请书方面的困难。在过去,这导致评审人对于年轻科学家的申请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偏向。NIH提供的这种些微的偏向是保证持续和公平的方式,也是为了确保当有经验的科学家退休时,我们已经有了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可以接班。

——**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生物学家 Steven Wiley**
美国《科学家》杂志 [2009-11-11]
(责任编辑 杨书卷)